

安得广厦千万间

赵春华

我家在润堂,属马陆镇陈村村。没错,和上海作家陈村同名。房子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,粉墙黛瓦,木窗木门木门槛,开门关窗都会发出“呀呀”的声响,隔壁邻居也能听得到。中间是客堂,两边是厢房,厢房有灶头、有卧室,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建的。猜想是清末或民国时期的祖辈造的,反正有了岁月留痕,粉墙斑驳,有的墙砖都露出来了,至于黛瓦呢,记得父亲在时曾修补过。因为客堂间挺大,20世纪60年代中期夜校的教师就是在我家客堂里上的课,那教师后来成了我的妻子。放眼四邻八舍,在二十多户村宅中,我家房子不算破落,乡邻中还有比我家陋旧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从县城下班回家,妻子突然告诉我,她买了4吨

石灰,马上要送过来了。我愕然。毫无征兆,也不商量,她居然打算造新房了,而且要造两上两下的楼房!这在我宅上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了。其时,我们已有两个儿子,她的想法有道理,就是太突然,造新房的钱哪里来呀?乡谚:“十年咸菜汤,七天一扫光。”辛辛苦苦攒了十年的积蓄,从嘴里省出来的钱,就这么全花光了!我们没有多少积蓄,只有东拼西凑,借钱造房。造房打地基要三合土,能弄到最好,但我们没门路,只好到处去捡石块、断砖等。造房子主要建材是水泥桁条和大量砖头,其中,为找砖头还发生一出惊心动魄的事情,至今回想,还心有余悸。

上海郊区有窑厂,因砖头质量不一,价格也有异,便宜的1分9厘2,贵的2分6厘。为省钱,找了亲戚帮忙,找

到昆山陈墓窑厂购买。陈墓就是现在的锦溪。史载,宋孝宗赵昚携陈妃经锦溪,陈妃因病殁于是就在当地建水冢葬陈妃,锦溪改名为陈墓,这一地名沿用了八百多年,直到1992年当地政府才将陈墓恢复原名锦溪。据传,无论周边水位多高,陈妃水冢始终不没,露出水面,摇曳着绿波。

我们租了一个船队去陈墓窑厂装砖头,犹记得一共6条5吨头的水泥船,动用了好几个乡亲一担一担地把砖头装到船上,人累得精疲力竭,连夜开船回家。行至千灯桥下,4条船过了,第5条船眼看着要撞到拱形石桥,坐在最后一条船上的同乡生元哥,使尽浑身力气扳艄,才避免了一起沉船事故。因为当时每条船都满载,6条船又有铁链相连,如果一条船撞沉,另外

几条船也会跟着沉没,真是惊险异常。我坐在生元哥旁边,看着他力挽狂澜的身影,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等所有船过千灯桥后,众人拍手盛赞生元哥好身手!

天渐渐亮了,东方一抹朝霞中太阳露脸了,始红而黄,犹如一个金盆跃然东方,船队在河中向东行驶,水浪擦着船舷,突然一条白鱼跃起,跌入船中,让众人在一片笑声中卸了不少疲惫。而我忽然觉得,太阳抛下了一条金链,欲把船队拉到它的身边……不知不觉,炊烟袅袅的家到了!

桁条、椽子、砖头、三合土等一应俱齐,择了9月9日这一天开工,众乡亲前来帮忙卸瓦拆房,热闹非凡。

白驹过隙,岁月不居,乡下的楼房在时光的冲洗中变旧了。在城镇化和

新农村建设大步流星中,我和乡亲们住进了农民动迁房——一个700多户颇具规模的别墅群。

如今的小区道路宽敞,绿树成荫,鸟语花香。我西邻人家的小院子里栽种了各式各样的花草,有紫藤、蜡梅,还放置或挂着造型各异的小熊小兔仙鹤等装饰物,憨态可掬。

入夜,小院子灯光亮起,吸引了乡里乡亲前去观赏。我特别喜欢那古色古香的木板上题写的一句话:“愿日子温暖,遇见的都是灿烂时光。”这让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那呼天抢地的心声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!”

放眼神州大地,如今风雨不动安如山之广厦何止千万间!

赵晓荣访震川先生遗迹咏

顾建清

清代嘉定马陆人赵晓荣,字陟庭,号鬬古,负奇才,某日舟泊安亭,寻访归有光先生遗迹,亭台漫灭,唯存双石迷茫烟霭中,思绪翻涌,油然题咏《过安亭访归太仆遗迹》,诗云:“一棹安亭江,江流清以泚。缅怀项脊翁,临风深仰止。相传世美堂,卜筑俯江沚。旁有亭翼然,颜之曰畏垒。于焉读群书,寢经而馈史。师友共晨夕,邱宣张唐李。舂州烜赫时,骚坛莅牛耳。号召倾名流,先生心窃鄙。兀坐勘丹铅,寂莫当虚市。谁坎继韩欧,文章垂千祀。煌煌震川名,河岳同流峙。謁来访遗迹,亭废墟亦毁。祇余双石存,迷离烟雾里。惟神定呵护,岿然良有以。譬诸井中泉,何必不在是。低徊荒江畔,无因荐兰茝。”

陟庭先生,其先世宋东京人,北宋靖康末,始祖从高宗南渡,宋亡,改姓葛,家于一都,今犹称葛家桥。元初宋宗室赵默庵避地居此,赵默庵,字翠崖,尊称“宋公孙”,今戡浜赵家村三号桥南,近公孙泾,亦称公孙里。之后,瓜瓞绵绵,卓然大族。明清之际,赵侃、赵志、赵俞、赵丕烈皆以诗文名重于时,昆山李观察世望赠句云“赵曹那肯让钱王”,非虚语也。陟庭先生,庾贡生,工制举义,试辄冠侪辈,与同邑曹宜庵

齐名。承先以操选政声噪大江南北。诗宗韦、孟、王、柳,著《鬬古山房诗钞》。读书具卓识,经史百家皆有摘讹,著《骈体文集》。

归太仆,即归有光,字熙甫,号震川,又号项脊生,人称“震川先生”,尝任长兴知县、顺德府通判、南京太仆寺丞。不第时徙居安亭江上,读书谈道二十余年,作文境情交融,惻怛感人。

诗以停舟安亭江寻访归太仆起笔,忆世美堂、畏垒亭,想邱子成、宣仲济、张茂实、张茂仁、唐道虔、李道大等朝夕师友相处,述鄙薄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之论,赞“隆庆之后,天下文章萃于嘉定,得有光之真传也”,叹眼前亭堂毁弃,惟剩石迹,慰文化如井水、凡有人处必有传承。诗以古体为之,一韵至尾,宛转流利,写景融情,清微淡远,得其自在,颇有神韵。

立业,或筌路蓝缕、以启山林;兴贤,或百世一人、千载一时;教化,或来有源委、泳海先河。而名胜古迹,流风余韵,是前者之存之剩,尤当重之,况乃湮没乎?陟庭先生言遗迹虽“迷离烟雾”,亦“岿然良有”,偁又何必“荐兰茝”哉。前人不懈自怜,而后人怜之;后人怜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怜后人也。

春梅香

刘海蓉

三月,春梢至。偶然车过嘉定新城宝塔路,路边一片朱砂梅绽放枝头,好美!

连忙找地方停好车,一路寻去,扑鼻而来的是花香,原来春梅香如此沁人心脾。这香味不像桂花那么甜腻,也不似蜡梅那么淡雅。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寒冬刚刚过去,梅花就紧随着春天的步伐绽放,好似要把在冰雪中集聚的能量,全力用芬

芳释放。

这条路的路边有几十棵红梅,大多是朱砂梅——典型的江南红梅,其间,还嵌种了两棵宫粉梅,花朵红中透白,为梅林又平添了几分姿色,煞是惹人喜欢。

梅林南北两边是两所中学,此刻,琅琅书声从校园内传来。红梅、花香、书声……不禁感叹:春日是如此美好!

寻春南翔水生生态公园

张艳森

铺一方餐垫
聆听大地的低吼
冬天的痛苦在弥漫
劈开
一半分给小麦
一半分给水稻
绿色正在突围

柳树遇上了春天的眼神
褪去了灰的底色
抖亮了淡绿的新装
水杉干枯的树梢在挣扎着向上

一片天光,垂下
盯着,你会发现天空的真相
勃勃,滚滚而去

不过
春天的波光是从水底泛起的
白鹅的羽毛被涤荡的晶莹
还挂着春天的雨丝
请相信
绿色正在突围
请一路抒情
春天里寻一处驻足

掐一篮菜薹

宫凤华

舌尖上的滋味百转千回。

菜薹和芋头一起熬菜粥,吸饮尤佳。浅绿细叶在浓稠的粥汤里隐现沉浮,简约中蕴蓄婉转、色彩明丽,如一幅冲淡的水墨小品。粥面翻滚时,芋香裹着米脂的醇厚扑鼻而来,菜薹的清新穿插其间,好似一阵春风扑面而来。盛上一碗菜粥,倒上水辣椒,再挖一勺莹白猪油,喝一口糯软菜粥,细细咀嚼粉糯芋头,撷几块油腻腻的苋菜饼,最是暖心熨帖。有种远离喧嚣尘世之感,内心柔软且丰盈。

菜薹烧豆腐菇笋鱼圆汤,滋味鲜美无比,堪称是清爽地道的农家土菜。锅里青白分明,色泽鲜艳,豆腐软嫩,汤味醇正,清鲜宜人。吮吸其汤,不禁啧啧称鲜。菜薹汤没有张扬的个性,是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的执拗,是安贫乐道、宁静致远的境界,充满农家生活的温情和慈悲。

这个时节倘若家里来客人,总要备上薹炆肉圆、菜薹烧杂烩这两个菜,算是盛情款待哩。菜薹炆肉圆,要先将青嫩菜薹焯炒半熟,再倒入个大溜圆的肉圆,中火烧透,盛碗并撒上蒜花。揀嚼,朵颐生香,笑语盈屋。菜薹烧杂烩食材丰富,有蹄筋、青虾、海参、肉皮等,出锅后,荤菜们膏腴肥甘,将那素面朝天的菜薹衬托得碧绿清爽,尝一口似春水滑过舌尖,好似品出了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。

菜薹烧腊肉河蚌,味道尤绝。河蚌去胰剥边,再将腊肉泡水切片,伴以葱姜入锅“刺啦”煸炒,一股浓香瞬间淹没逼仄厨房。汤质雪白如乳,河蚌肥美丰腴,腊肉香味扑鼻,夹杂在红白之间的菜薹显得青翠欲滴,盛入白瓷盘中,好似一幅三月春景图。吸汤嚼肉,让人品咂出渔樵闲话、布衣往来的意味,有一种天长地久的邈远与旷达。

故园菜薹食于明寒时节,食期极短,菜薹绽放时即不能食用,有美人迟暮之憾。此时的农家菜园可谓百废待兴,路边小摊蔬菜寥寥,春韭才长寸许,割刈尚早。菜薹犹如落入人间的精灵,于滚滚红尘里保持着清纯质朴,在一锅混沌中透其卓越,清爽肺腑。采食菜薹鼎盛期间,可掐摘菜薹暴晒几天,制成梅干菜。日后,可以和五花肉一起烧制梅干菜烧肉,色泽暖心,春味常贮,味道可口。

春日黄昏,夕光濡染,晚风清凉欢悦。每每经过路边菜摊,总能看到村姑般水灵秀气的菜薹,静静地躺在竹篮里。卖菜的农妇朴素地坐在一旁,人与菜搭配得天然协调,如林风眠笔下的水墨册页。

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菜薹,以其独特的身姿与味道,在短暂的春光里书写着自己的传奇。掐一篮菜薹,怀抱温婉春光,慰藉悠远乡愁,人生旷达而通透。



诗画梯田 韩强/摄